

首届华语原创小说大赛晋级作品

发文一个月总点击率超三百万

桩桩◎著

皇后出墙记

下

此『出墙』非彼『出墙』也，有道是：

墙里秋千墙外道。

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

笑渐不闻声渐悄。

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

朝華出版社

桩桩◎著

白皇后 出墙记



朝華出版社

上 部

- 第一章◎马踏春泥神飞扬 1
- 第二章◎街头结仇初惆怅 15
- 第三章◎意外相救心初动 26
- 第四章◎绣楼相会兰飘香 36
- 第五章◎斗酒试探烟雨楼 44
- 第六章◎还兰断情梦难成 58
- 第七章◎花魁相争秦淮夜 65
- 第八章◎邂逅相遇变故生 77
- 第九章◎难解兰意孤鸿影 85
- 第十章◎燕王相约凤阳行 98
- 第十一章◎斗智斗勇小儿女 107
- 第十二章◎护卫南巡善天下 115
- 第十三章◎青松傲立燕十七 120
- 第十四章◎山中设伏巧施计 131
- 第十五章◎险象环生避密林 138

- 第十六章◎青山欲诉温柔意 149
- 第十七章◎黯然别离残月行 159
- 第十八章◎煮茶释情恨意起 165
- 第十九章◎似是而非燕王情 174
- 第二十章◎避难王府兴萧然 187
- 第二十一章◎金殿求娶兄弟争 194
- 第二十二章◎白衣赠马藏心机 204
- 第二十三章◎韬光养晦入宫去 213
- 第二十四章◎彼此空有相怜意 222
- 第二十五章◎牵马草原泪满襟 234

下 部

- 第二十六章◎奉旨出嫁茫茫然 243
- 第二十七章◎眉梢情动初相许 256
- 第二十八章◎幽兰之约伤心绝 267
- 第二十九章◎凤阳治军终难弃 283
- 第三十章◎坦诚相待新相知 296
- 第三十一章◎凤目泣血两相离 308
- 第三十二章◎于心不忍解佛意 317
- 第三十三章◎宫闱秘事可怜人 333
- 第三十四章◎就藩北平任展翅 339
- 第三十五章◎卷帷望月空长叹 349
- 第三十六章◎齐心协力笑扬眉 364
- 第三十七章◎皇后初丧潜悲辛 374
- 第三十八章◎北风雨雪恨难平 384
- 第三十九章◎燕王初胜立军威 394
- 第四十章◎风云突变太子薨 406

- 第四十一章◎新皇登基暗相逼 416
- 第四十二章◎慨然靖难奋起兵 425
- 第四十三章◎此情可待成追忆 436
- 第四十四章◎战罢沙场天地寒 448
- 第四十五章◎三军泪下风萧萧 460
- 第四十六章◎冒险闯宫情深重 474
- 第四十七章◎他日重逢疑梦中 483
- 第四十八章◎相思难断发如雪 495

他伸手解开锦曦的衣襟，看到一片软玉温香，脑中一热，心脏扑扑地急跳。他闭了闭眼，镇定了会儿，吹熄了红烛。房间内暗了下来，清冷冷的月光从窗户格子洒进来，借着月光朱棣脱下了吉服，拂落了纱帐。

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大吉，雪后初霁。燕王娶妃。

锦曦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。满头青丝一缕缕被轻巧地绞成一股，再混以金丝盘起，露出了硕长白皙的颈项。

眉若翠羽修成远山笼烟，眼似横波饰以花黄，唇如点樱玲珑小巧，肤胜莹雪隐见华光。

侍女小心地为锦曦穿上红色大袖衣，系上大红凤尾罗裙，外套大红绣金对襟马甲，再轻轻为她披上绣凤霞帔，小心地把垂着金玉坠子的一边搭在她胸前。

珍珠扶着锦曦，珍珠拿着那双锦曦痛恨的玉底红缎攒珠绣鞋给她穿上。锦曦动了动脚，尺寸正好合脚，她想起揍朱棣那晚他就捏了一下她的脚，竟然就记住了尺寸。想不到他的心思细密至此？

她怔怔地，任由侍女们给她打扮着，听到母亲笑道：“转过身给娘瞧瞧。”

锦曦听话地移动了下脚，凤尾裙轻轻漾开。这原是用绸缎裁剪成大小规则的条子，每条都绣以花鸟图案，另在两畔镶以金线，碎逗成裙。她稍一转动，金线闪闪发光，如孔雀开屏般，美不胜收。

据说喜娘有一双南京城最巧的手，经她打扮的新娘能平添丽色。如今见着锦曦的模样，笑眯眯地开口道：“银姐做喜娘三十年，还从未见过比小姐更美的新嫁娘呢。”

徐夫人笑得合不拢嘴，亲执了朱棣送来的九翟四凤冠压在锦曦头上。

锦曦觉得头一沉，情不自禁便挺直了脖子。心里暗暗叫苦，这样压一天，脖子不断才怪呢。

还没等她说话，徐夫人又拿了簪钗头面给她插在头上。锦曦头大如斗，哀叹一声，“娘！不用了吧！”

“这样好看！”徐夫人沉浸在打扮出嫁女儿的喜悦中，只当锦曦的话是耳旁风。随又拿过项饰手镯给她一一戴上，压得锦曦的手自然坠下，肩往下一沉。

“站直了！锦曦，多少人看着你，你撑也要给我撑过去！”徐夫人轻斥道。

锦曦吁了口气，挺直了背。

她觉得自己像个衣服架子，再不能动弹半分，不由得对朱棣的恨意更重。她瞪着眼瞧着镜中被红缎金线珍珠包裹得只露出半张脸的自己生气。

打扮停当，时辰还早，珍珠扶着锦曦小心坐下，“小姐，再过一个时辰，王爷就该到了。”

“一个时辰?!”锦曦有点儿不敢相信，难道自己要全身挂满这么重的东西再坐上一个时辰？即便自己内力再好，也不可能一直这样，一气之下伸手就把手镯项饰摘了下来。

珍珠愣了愣，死命地捉住锦曦要去摘凤冠的手，惊慌失色大喊道：“小姐，不行呢，这个绝对不行！”

“珍珠！”锦曦可怜兮兮地看着她，“我不摘可以，我能不能在榻上躺着？”

珍珠为难地看着她头上的凤冠，咬咬牙道：“我给你扶着吧。”说完，真的就伸出手来扶着锦曦的脖子。

锦曦被弄得啼笑皆非，想想她若不扶，自己的脖子就不是自己的了，便半靠着珍珠的手休息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沙漏，越发觉得时间过得慢。

“珍珠，燕王还没来？”锦曦忍不住问道。

珍珠却以为她心急想瞧新郎官，抿着嘴打趣道：“小姐，你着什么急啊，快啦！要不，我去看看？”

锦曦赶紧点头。珍珠一出去，锦曦就把首饰、凤冠摘了下来，脖子已经

酸得不行了。朱棣不就是想看她的狼狈样吗？锦曦想，凭什么要他如愿？她动了身子，顺势倒在榻上闭上了眼睛。

背刚挨着睡榻，她的耳边就响起一声惊呼，“天啦，锦曦，娘不过出去一会儿工夫，你怎么就把自己弄成这样！快，快叫喜娘进来！”

锦曦无可奈何地坐起身，重新又顶上了重重的凤冠，一时间屋里忙成了一团。

终于听到外面隐隐传来丝竹声，锦曦长舒一口气，朱棣终于来了。她觉得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腰一挺站得笔直，抬步就往外走。

“等等。盖头！”徐夫人拿起盖头迎头罩了上去。

锦曦被压得感觉头往下坠，突然手被握住了。徐夫人哽咽起来，“锦曦，你千万忍着点儿，娘知道有点儿重。”

如果让徐夫人看到锦曦盖头下的脸，肯定会目瞪口呆。此时锦曦翻了翻白眼，深深地呼吸，把头抬了起来，“没事，我有功夫！”

“哎呀，锦曦！你千万不要露什么功夫。天啦，你的脚，你，你再这样大步走，我非得再给你拴条绳子不可。”

锦曦叹了口气，看着脚下，委屈地说：“娘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”

“唉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燕王已经到大厅了！”徐辉祖急急过来催。

听到这话，不知为何锦曦心里一酸，眼泪便掉了下来，不管自己想不想嫁，总之还是嫁了。不管和朱棣合不合得来，她还是顶着燕王妃的头衔嫁了。锦曦轻声开口道：“娘，锦曦不会给魏国公府丢脸……”

徐辉祖再怎么不愿意锦曦嫁给朱棣，此时心里也是一阵凄然，柔声道：“大哥带你过去。”

这是自徐辉祖想把她送与太子两人发生争吵后，兄妹俩第一次出现了和谐。锦曦伸出手去让大哥牵着自己缓缓走进大厅。

蒙着盖头，她听到大厅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从盖头下只能瞧见人们的脚。突然目光落在了停在面前的一双粉底皂靴上，然后另一只坚实有力的手从大哥手中接过了她的手。

燕王的手干燥温暖，稳稳地握住她的手。锦曦心里一颤，手里有些出汗。这只手牵着她拜过父母，然后带着她走了出去。

刚迈出厅堂门口，锦曦手上一痛，朱棣竟在用力握她，她冷笑一声，用力回握了过去。耳旁轻轻传来一声闷哼，她一笑，放开了。这种小伎俩换成是软弱的大家闺秀肯定会出糗，可放她身上，还不知道谁会吃亏呢。

紧接着听到一声高呼，“良辰吉时到，新娘进花轿！”

喜娘过来扶住她，掀起轿帘让她进入轿中。轿帘放下的瞬间，她瞥见银丝绣就的梧桐，满意地笑了。

她知道，这顶轿子将要绕过半座城才能到达燕王府。李景隆必然会看到他送的这幅凤画，他会明白自己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。

兰草总是草，梧桐终是树。锦曦想，她再不想嫁朱棣，终究还是借了朱棣这棵大树挡住李景隆的要挟。她与朱棣之间的纷争总是闹性子惹出来的，朱棣再可恶，也不会任由李景隆威胁他的王妃。这一瞬间，锦曦有些失神，不想嫁的嫁了，不想依靠的还是依靠了。

“起轿、奏乐！”

鼓乐声响彻云霄，轿身轻轻一颤已缓缓往前行去。

她坐在轿子里凝神定气，把充斥耳间的乐声、人声统统封闭在心神之外。锦曦不得不承认母亲说得有理。新娘子是不需要走路的，一切都可以不管，会有人带着你把那些仪式进行完的。

虽然教了无数次，锦曦就是不上心，总也记不住。但她也不紧张，锦曦想自己是不是太不重视了。若是朱棣知晓，他会不会气恼？不过她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朱棣是巴不得自己出什么错，或是被他送的首饰压个半死他才高兴，她怎么会被他的想法左右呢？

“落轿！”

轿子颠了颠，落了地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

锦曦下了轿，扶着喜娘的手一步步踏上红毯。跨入府门的时候，她的心跳了一跳，仿佛从此步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袭上心头。这一瞬间，锦曦才真正感觉自己是出嫁了。她的脚步迟疑了一下，那双手又一次稳稳地牵住了她，朱棣温柔中带着冷漠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“没退路了！”

她一愣，朱棣没再给她犹豫的时间，径直带她进了大堂。

接下来她就像木偶似的云里雾里被带着行完礼，本以为就此结束，眼前突然一亮，盖头被揭开。锦曦下意识地挺直了背，抬起了下巴。

她听到一阵吸气声，有点儿疑惑地望向朱棣。

他同样也有点儿怔忡地望着她，锦曦也是一愣，两人互相被对方吓了一跳。

朱棣眼中的锦曦被裹在一堆金器之中，雍容华贵里泛出一种清雅。她睁着剪水双瞳带着迷茫与天真看着他，一副娇怯怯的模样。从他的角度看，那凤冠竟比她的头大上两倍似的，朱棣顿时觉得她细细的脖颈早已撑不住那

顶凤冠，心里不自觉地涌起一丝怜惜。

而在锦曦眼中，穿着大红织锦缎洒线绣龙宽袖锦袍的朱棣，腰束金镶玉带，头束双龙抢珠金冠，贵气四溢，喜气洋洋。或许是喜庆之色冲淡了那双凤目中带出的寒意吧，他的目光温柔得似要滴出水来。锦曦不解地眨了眨眼，觉得他不像是与自己有仇的燕王朱棣。

这一瞬间，两人都没有注意到旁人，更是忽略掉了太子投来的惊艳目光与李景隆眸中闪过的嫉恨之色。

“王爷王妃共饮交杯酒！”司仪继续按部就班地大声说。

两只白玉酒杯端来，锦曦还愣着。朱棣端起酒杯递了一只给她，锦曦回过神接过，她不知道杯子底座系了根红线，随手一扯，朱棣眼见不妙，暗骂一声，身子倾了过去，手一伸搂住了锦曦的腰，脸擦过她的耳边，轻声说了句：“你敢把这根红线扯断了试试！”

锦曦这才发现红线的存在，有些尴尬地打量着红线的长度。没等她想清楚该保持多少距离才能喝掉这杯酒时，朱棣手一紧已带她入怀，这时两人相距不过一拳。锦曦自然地伸手就想推开他。

“你是要所有人看笑话吗？”

朱棣轻若蚊蚋的声音听在锦曦耳中如闻雷鸣。她没有再动，与朱棣同时举杯，同时饮尽。酒香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。朱棣的手稳稳地搂在她的腰间没有放开，锦曦蓦地脸红起来。

“你原来也会像女人似的害羞？本王很喜欢，继续保持！”

热气与酒气同时扑到她耳边。锦曦听到这句话马上就清醒过来，微微挣扎了下。朱棣轻笑一声，并未放手。

四周欢呼声响成一片。朱棣对四周扫视了一圈，竟朗笑出声，不发一言，揽着她的腰转向府外走去。

锦曦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，这时清醒了一点儿，感觉无数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羞涩感再次从心底腾起，她轻轻低下了头。

“别低头！”朱棣没看她，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，“你一低头，本王担心你脖子折断。”

锦曦想起头顶上沉重的凤冠是朱棣送的，听他这么取笑她，顿时脸气得通红，但又不便发作，只好僵直了背，高昂着头缓步走到府门口。

燕王府门前人山人海，众人只觉眼前一亮，燕王妃明丽无双的面容隐藏在额前的点点珠光中显得如梦如幻，轻倚在燕王怀中娇羞怯弱的样子直叫人看得怜进了心里。

只听鞭炮放响鼓乐大作，人声喧哗起来。欢呼声、掌声响成一片。

“看，那白狮好威风！”

“红狮更灵活！”

她一下子明白，是双狮朝贺。

锦曦定睛看去。一红一白两只狮子在腾起的烟雾中摇头摆尾，白狮威武矫健，红狮活灵活现。双狮时而搔首弄姿，时而腾跃翻滚。

四周叫好声连绵不绝。

“王爷王妃为灵狮点睛！”司仪大声唱着。

随着这声喊，双狮摇晃着脑袋奔到二人面前伏下身子，狮头高昂着。

侍女端过朱盘，朱棣与锦曦一人拿起一支朱笔。她看了眼朱棣，见他稳稳地在红狮眼中点上一点朱红。锦曦微微一笑，依模画样，拿起朱笔也往白狮眼中点去。

突然狮嘴一张，一股淡淡的青烟喷在锦曦脸上。锦曦猝不及防，吸进一口，身体一软，手中朱笔摔落，针刺般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中升起。

“啊！”她呼的一声便倒了下去，天旋地转中，看到旁边红狮的狮头被猛地揭起，燕十七星眸中露出惊恐冲了过来。

朱棣只来得及接住她软倒的身体，锦曦看他满脸慌张，只笑了一笑，“你，报仇啦……”胸口闷痛，张嘴就喷出一口血来。

“锦曦！”朱棣蓦然变色，把她抄抱了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奔入府中，狂吼道，“传太医！”

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变故惊愣了。燕卫早反应过来，不待朱棣吩咐，已和披着白狮服的两人对打起来。

燕十七呆了呆，缓缓收回手来，眼睁睁瞧着朱棣抱了锦曦进去，一回头看到那两人怒气涌起，大喝一声跃了过去。

行刺的两人只挡了几招便知不是燕卫对手，默契地对望一眼，突然咬破口中毒囊自尽。

而此时燕王府已乱成一团。太子与李景隆正在厅中，听到外面突然喧闹，然后朱棣面色铁青抱着奄奄一息的锦曦进来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同时抢上前去，急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朱棣不理睬两人，自顾抱着锦曦径直往新房走去。

锦曦在他怀中感觉越来越冷，朱棣的一颗心突上突下，心慌莫名。小心把她放在床上，朱棣取下凤冠扬手扔在一旁，锦曦似舒服了一点儿，头动了动。

“锦曦!”朱棣急声唤了好几声,锦曦再无反应,他回头喊道,“太医呢?!”

“王爷,让我瞧瞧!”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尹白衣沉着地说。他浓眉紧锁,平淡无奇的脸上同样乌云密布。不等朱棣应声,他伸手把住了锦曦的腕脉。触手处脉象时沉时浮,时而不见。尹白衣的面色越来越沉重。

“她究竟如何?是中毒了吗?”朱棣急切地问道。

“王爷,”尹白衣似难以启口,顿了顿道,“王爷,白衣要替王妃驱毒,白衣有把握,请所有人先出去。”

“四弟,别急,总有办法的。”太子这时才有机会插嘴,眼中却闪过一丝幸灾乐祸的寒光。今天的锦曦美得似仙子,他嫉妒朱棣。瞧她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,心中竟有些许隐约的喜悦,又似察觉到自己心思,太子讪讪地偏过了脸。

李景隆站在旁边目不转睛看着床上的锦曦。她脸色苍白,嘴边那抹血迹特别醒目,心中有些不忍,而锦曦大红的喜服又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暗暗哼了一声,听到白衣说能够驱毒,李景隆眉挑了挑。他侧过头看着白衣,不信地问道:“你不就是个小小的侍卫吗?你也会解毒?知道是什么毒?”

“白衣不才,对药理略知一二,不管是什么毒,白衣尽力一试。”尹白衣不卑不亢正视着李景隆,目光平静淡然,却有一种自信的光华闪动。

李景隆心里暗暗吃惊,目光往朱棣一瞟,见他对尹白衣并无半点儿置疑,心里已有了几分肯定。看来朱棣对锦曦是志在必得,这个尹白衣怕是他的人了。

燕十七静静地出现在门口,见里面挤了一屋子人,只能隐约看到被朱棣摔到一边的凤冠,一角红罗垂在床边,心中一紧,但碍于房中众人,强自按下冲到锦曦床前的冲动。这时听尹白衣要为锦曦驱毒,忍不住出声道:“需要十七帮忙吗?”

尹白衣目光威严,瞪着燕十七,把他欲说的话全逼了回去,“不用,王爷留下吧,请太子殿下和李公子回避。不要让人打扰我!”

太子叹了口气走了出去,有意无意地瞟了燕十七一眼。见太医已赶到新房门口,太子正想让他进去,尹白衣也瞧见了,轻声道:“太医不管用!”

朱棣心中又是一紧,太子便挥了挥手,对太医道:“外间候着吧。”

李景隆站在房内,早收了嬉笑之色,若有所思地盯着尹白衣没有说话。心里犯了嘀咕,难道他真的能解锦曦之毒?

朱棣沉声道:“景隆也请早回府吧。”说完转过了身。

李景隆与朱棣的目光对碰了一下，并未如往日般回避，他笑了笑，“景隆心事王爷早已知晓，只可惜魏国公不肯答允亲事，这个时候，景隆怎会安心回府呢？”

若是换了从前，朱棣必是为终于能窥得李景隆本色而高兴，如今，他全然没了心思。

两个男人的目光久久胶着在一起，燕十七也曾与朱棣这般对视过，朱棣却没感觉到危险。从小一起长大的李景隆平日里的眼神总是飘忽不定，此时却安静而坚定，毫不退缩。朱棣突然觉得不管是骑马比箭，斗酒论弈，李景隆似乎都掩盖了他真正的实力。

也就瞬间的工夫，朱棣肯定了长久以来的感觉。任李景隆衣饰如何华丽，吃喝玩乐游戏人生，但这都不是他的本来面目。

为了锦曦吗？朱棣嘴角微微一动，淡淡地吩咐道：“若景隆放心不下，前厅歇着等候便是。来人！”

侍从恭敬地对李景隆行了一礼，“公子请随小的来。”

李景隆偏过头，目光所及处，锦曦没有半点儿生气，尹白衣气定神闲地似胸有成竹。他没有理会朱棣的话，急步走到床前，伸手就去搭锦曦的腕脉。

尹白衣出手一挡，冷声道：“李公子请自重！”

“景隆对医术也有几分体会，想确认一下罢了，多一人确认不是更好？”李景隆望着朱棣说道。

“不必了！她已是我的王妃，生死已轮不到你操心了。”朱棣傲慢地盯着他。

“原来锦曦的生死在王爷心中并不重要，若是魏国公知晓初嫁之女竟是这般待遇……”

“若我的王妃有什么不测，魏国公自当与本王一起缉拿真凶。景隆不怕耽搁了王妃病情？”

李景隆缓缓地缩回了手，转身往门口走去，经过朱棣身边时轻声道：“景隆珍爱之人，关心则乱，王爷见谅。”

朱棣一怔，见李景隆走出去时背影萧索，突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她现在是我的王妃！景隆……”

李景隆停了停，回头苦笑一声，“她不再是非兰。王爷放心。”

两人的表情由猜忌到针锋相对，此时竟似相互谅解，而眼睛交接时却又看懂了对方的虚伪。

朱棣心里冷笑，李景隆，你在本王面前露出一次马脚，休想再蒙蔽于我！他面无表情示意尹白衣关上房门。

尹白衣走到门口，燕十七犹自站在那里。尹白衣低低叹了口气，“相信我！”

燕十七的眼睛亮了起来，背过了身体，守护着新房。

尹白衣关上房门，回身蓦地跪倒在地，“王爷责罚！燕影无用，没有保护好她。”

朱棣这才大惊，指向他的手竟在颤抖，“你，你救不了她？！”

“能救，只是，王妃一身武功便废了！”尹白衣低声说道。

朱棣心头剧震，慢慢走到床边。

锦曦脸色惨白如纸，在大红嫁衣的映衬下越发显得无力。朱棣抬手取下她的项饰、手镯，目光又落在那双玉底红缎攒珠绣鞋上。想起定制这些东西时还特意暗示礼部加重分量，酸楚之意在胸腔中来回冲撞，他感到内疚万分。

她穿这么重的东西不知道心里有多恨自己呢，朱棣的眼角抽搐了一下。想起当日在凤阳山中问起锦曦若是没了武功会如何时，锦曦满脸的茫然伤感。

“没了武功要受人欺负，也不可能随心所欲了。要是在府中……”

当时自己是多么高兴，还暗暗想有一天能废了她的武功，断了她的翅膀……“只能是这个结果吗？”

尹白衣望着静静伫立的朱棣道：“这毒名叫独憔悴，只对习武之人有效。中了此毒，当时看似情况危急，其实第二日便会醒转，三日后与常人无异，将来想起武功尽失只能独自心伤憔悴。此毒只是传闻，从未见过，习武之人均视下毒之人是江湖公敌。燕影是从师傅口中得知的。王妃中毒后的表象与脉象极似中了此毒后的症状，燕影因此断定就是此毒。”

“你是说下毒之人只想废了她的武功？是何用意呢？”朱棣沉思起来。

“燕影道运功驱毒只是幌子，王妃明日会自然醒转。没了武功，王爷难道不是希望这样吗？”

是啊，从前就想废了她的武功，好出口气，可是现在……朱棣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毒的名字……她真的会伤心憔悴的。燕影，你好好想想，真的无解？”

“王爷，或许王妃没了武功更好！”尹白衣一咬牙说道，“难道王爷忘了她曾经几次三番仗着武功……”

朱棣突然厉声喝道：“燕影！是你擅自做主下的毒？！”

“燕影不敢，只是……”尹白衣低下了头。

“你会解毒是吗？”朱棣的心情一下子放松，知道尹白衣是忠心护主，不会对锦曦下毒。他伸手拭去锦曦唇边的血迹，手指触碰，小心翼翼地仿佛在碰无比娇嫩的花儿。

“王爷，记得白衣给你服过一粒秘药吗？那是我师傅花二十年时间研制出的秘药，天下只有一枚，可让王爷百毒不侵……王妃只是没了武功，性命无碍，还不会仗着有武功再有别的想法……”

“她没了武功……”朱棣想起锦曦有武功真的是个麻烦，然而看到锦曦苍白的面容，他的保护之心油然而生，难道自己就真的救不了她吗？他伸出手腕，“本王既然百毒不侵，本王的血自然可解百毒，放血！”

尹白衣跪倒在地，“王爷，您再三思！”

“放血！”朱棣微笑起来，凤目眯了眯，笑容直达眼底，充满了邪魅，“可否有令她暂时失去武功的药物呢？”

尹白衣佩服得五体投地，“王爷高明，如此一来可保王妃武功不会尽失，二来也可让下毒之人不会心生警惕。”

“燕影，你最近变得心极软！”朱棣话锋一转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尹白衣。

尹白衣心思转动，便明白朱棣说的是燕十七、锦曦外出狩猎之事，跪地请罪道：“燕影再不会犯第二次，王爷明鉴。”

“起来吧！”

尹白衣站起身，用尖刀在朱棣腕上划了一下，放出一碗血喂锦曦服下，过了片刻又放了一碗，如此这般连续三次。朱棣的唇已变得苍白，目光却黏在锦曦身上不肯移开。

“王爷，王妃应该没事了，再服些汤药清下余毒就好。您的身子骨……”

朱棣松了口气，任尹白衣给他包扎好伤口，笑了笑，“我没事，还真以为解不了呢。”

尹白衣叹了口气，佩服地看着朱棣，想起燕十七，神色又变得黯然，“我喂她吃了化功散，王爷随时可给她服解药。燕影告退。”

“白衣！”朱棣看见锦曦面颊慢慢转红的同时吐出了两字。

尹白衣目中狂喜，张大了嘴不敢相信。

“你以白衣身份投入我燕王府，将来，必有你出头之日！”

“多谢王爷！”尹白衣自当上燕影后，只能做个影子在暗中行动，他是燕卫中唯一的燕影。此时得朱棣亲口承诺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到明处，他日还可

依功提携，自是喜不自胜。

“下去吧。”

“是！”拉开房门，尹白衣对焦虑的燕十七笑了笑，“走吧，去歇着吧，王妃无事了。”

燕十七还要回头望向新房，尹白衣一把搂住他的肩，“十七，你答应过大哥。”

十七身体一震，又挺直了胸，星眸又重新亮起，“我明白，她没事便好。”

朱棣轻轻一勾脱下了绣鞋，称了称那双加了料的鞋，随手一甩，再用手掌量了量锦曦脚，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他仔仔细细反复比画了下长短，喃喃道：“再大的脚也不过本王手掌大而已。锦曦，你醒来后发现武功尽失会是什么样呢？本王很期待呢。”

他想起在宫中踩住锦曦脚上的绳子，害她站了半日，心里得意之极，俯下身子靠近了她，手指从她脸上划过，“嗯，你的眉很好看，浓黑油亮，你的睫毛也是，黑羽蝶似的……是这张嘴吗？辱骂本王，倔强得很呢……若是服软会吐出什么好听的呢？”

锦曦正在酣睡中，药力发作，额上密密浸出一层细汗来，脸色更显嫣红。朱棣怜惜地伸出衣袖拭去。见她的唇已恢复红润，鲜艳欲滴，忍不住低头轻啄了一下，“很软，有点儿甜。”他又亲了一下，顺手拿起她的手看了看，胸腔里爆发出低低的笑声，“还想揍本王？没了内力，就是揍也是如同搔痒，呵呵，本王让你揍，就怕你的手会痛。”

朱棣越想越开心，报仇的时候终于到了。瞬间脑中闪过各种想法，英气逼人的眉宇间跳动着一层兴奋。

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呵呵！”朱棣站直身体喝道，“来人！”

房门推开，守在外面的侍卫垂首道：“王爷！”

“嘱王妃的陪嫁侍女与喜娘进来服侍，给我看紧了，不准任何人进房门半步！”

“是！”

朱棣浑身轻快，整理了下衣衫，到前厅敬酒去了。

得知王妃无事，燕王府的气氛恢复了热闹。见朱棣满面春风走进来，在场的人都舒了口气。

李景隆心里诧异万分，面带着笑问道：“王妃无事了？”目光却掠过朱棣